

记离石出土的一件琉璃熏炉

□ 董楼平

香熏一物，既可养颜怡性、祛病强身，也可视为一种高雅陈设。香熏之俗在我国由来已久，其始于汉并一直延绵至今。香熏亦称香炉、熏笼，古代较早的香熏多为陶瓷烧制。汉代时，薰衣、熏香驱邪辟秽去疾的风气较盛，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代表这个时代风格的铜质博山炉，陶质器物虽然常常见到，但应当是作为明器出现的。佛教传入我国后，随着寺院的兴起，用于专门烧香的香炉也就出现了。香炉和

熏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如孪生关系，互相影响，一直延续下来。从出土的实物看，三国时出现瓷质香



图一 琉璃熏炉



图二 熏炉局部

熏，敛口扁圆腹，形似罐盆，或有提梁，或有双耳，器壁镂有圆孔数十，以泄香气，底有圈足，形制古拙。后在江苏宜兴周处墓发现西晋香熏，炉体呈球形，上镂有几排三角形气孔，顶部塑一龟钮，炉底和承盘各置熊足三个，尽显端巧玲珑。当时还有仿制前汉博山式香熏、炉盖似山峦叠嶂，周有云气仙人依附，燃香后，烟气从炉盖的孔洞中缓缓飘出，如入仙境，飘飘欲仙。盛唐在贵族中还普遍使用一种银质香熏球，设计巧妙，极尽华奢。两千年以来，熏炉种类极其繁多，质地有金、银、铜、铁、瓷、玉、铅、石等等多样。

1982年山西离石出土一件琉璃熏炉（图一至图五），通高56.8厘米，炉高29.4厘米，口径23.5厘米，身高16.5厘米，足高7厘米，厚1.8厘米。盘口，上下饰联珠纹，中腰为黄白色凸起的朵云纹。束颈，浮雕莲花、草叶纹。鼓腹，作镂雕升龙，龙间以牡丹花



图三 熏炉局部



图五 熏炉局部



图四 熏炉局部



图六 香炉

卉，龙身底纹作草叶，整个腹部采用了镂雕手法，富丽堂皇。狮首衔足。双耳中空，自颈部向上贴于口再微外撇，内外侧堆满联珠纹，俏丽端庄。而它的熏盖更是巧妙有加。主盖为一莲蓬，盖纽为仰莲上双腿站立的狮子，狮子的前腿有丝带相束，夸张而极具艺术魅力。整个熏炉比例适中，造型合理，黄、白、绿、黑的色调配合，体现了它艺术的成熟和时代特征。该炉在两耳上端内沿，刻有“呼延”二字。更为重要的是在炉口内沿刻有铭文“己丑年壬申月己酉日辛时朱成造”。

李清照《醉花阴》之词中有“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瑞脑，即龙脑，香料名。金兽，多释为兽形的铜熏炉。李氏词中的兽或即文献中常提到的“狻猊”。狻猊，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熏炉上，随之吞烟吐雾。兽足也应是狻猊的造型了。《穆天子传》卷一：“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狮）子”。《尔雅·释兽》：“狻猊，……食虎豹”。唐代高僧慧琳也

（下转 35 页）



图七 直耳熏炉

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24] [25] 2001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考古资料,资料正在整理中。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第七章第三节《唐代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7月。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栏目主持/赵曙光

(上接11页)

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离石出土的这件熏炉,熏纽和三足都安排了狮形之兽,和文献资料显然比较一致。

该炉在最早报告时年代被界定在宋代^[1],这和当时对比资料短缺有极大的关系。从现有资料看它的制造年代应当在明初。元代时,山西的琉璃制造业已经进入到了兴盛阶段,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山西汾阳峪道河龙天庙琉璃香炉的制作工艺上就可看到当时发达的制作水平^[2]。该件器物有明确纪年,两耳下刻“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塘成造”。图六所示的香炉和北京故宫所藏的如出一辙,是山西琉璃的典型代表^[3]。这两件炉的口部和离石出土者较接近,也有可能是熏炉,只是熏盖遗失而已。直耳,颈部为莲花和草叶,腹部以莲花和草叶构成主题纹饰,狻猊首衔兽足。首都博物馆也有相近的直耳炉(图七),有熏盖,所以为熏炉,腹部的主题纹饰为镂雕龙凤穿牡丹^[4]。这件熏炉制作时间可能要晚于前面两件元代的炉,虽然也是直耳,但在呈浅盘口的炉口中腹和离石出土的熏炉采用的装饰手法是一致的,两者都采用了镂雕手法。离石出土的这件熏炉在造型上已经和元代的炉有了区别,主题纹饰有了改变,最具特点的两耳也由元代的直耳变为撇耳,但器盖的呈波状的荷叶造型,显然还保留了元代的特点,束颈部的纹饰也

保持了元代莲花草叶的母体。由前面的对比可以看出,离石出土的这件熏炉时代确定为明代早期为宜^[5]。

明清时期香熏的制作和使用已进入繁荣时期,故宫内大殿、书房、内寝皆置高达三四尺的巨大熏炉,形如金钟鸟笼,多为掐丝珐琅等景泰蓝之精品,亦有铸铜鎏金篆刻精美的极品,彰显皇家豪华高贵的气派。离石出土的这件琉璃熏炉,工艺精湛,凝重气派,为寺庙所使或官宦显贵所用,在当时都是上乘的作品。

[1] 柴泽俊编《山西琉璃》,文物出版社,1991年。

[2] 陈万里《谈山西琉璃》,《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3] 此器高20.6厘米,私人藏品。

[4]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全集·元》(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5] 《山西博物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作者工作单位:吕梁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栏目主持/赵曙光